張文定公環碧堂集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目錄

卷之一

書柬三十二首

卷之二

書柬 二十七首

卷之三

書柬二十一首

卷之四

書柬十四首

卷之五

啓三首

卷之六

狀七首

帳詞五首

卷之七

傳七首

卷之十
祭文二十八[illegible]

卷之二十一

卷之十二

祭文三十四首

解

訥菴處士像賛

卷之十六

箴一首

銘十六首

張文定公瑮碧堂集目錄終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一

書柬三十三首

與余子華

久不接誨言殊甚企思恨兄居城市不得時時過訪鄉村過正月人事稍簡得以潛心義理杜門凝坐浩然自足廣居正位真不雜一毫於性分外也聞吾兄又遭人言不免為時俗一慨鴻鵠斥鷃其知固不相及然不圖一至此也天下事其當奈何易曰困德之辨也又曰困以寡怨當此正可自驗承諭愈為自責足見學力然不可徒付口語也日用不給徭亦坐此制節謹度之外更

獲何爲所知者適尤爲富云耳小僮入市因致區區所
望以道自重

寄余子華

別來便復五年人歲以百爲期除却老少光景中間壯
盛時日爲五年者凡幾也想足下日進月益宜不爲虛
度然老者自不免於慨歎如何如何比來久不奉教畧或
省遠有遐心乎嘗與靜中汝成相語也家丈昔來云
存顧受感德殊甚僕叨濫從近者漸覺無好情况思
歸槃數家畧日之上與一二知者俱隱其間入娛老
天所以未知可得果此緣耳乘便聊問爲足下

一道不宣

又

別久欲晃無由足下又不肯多惠教墨下懷不能自慰側聞高躬相從甚衆益見德學感人忻仰忻仰偉廠此若情味不佳外不能不與衆周旋而中竊厚自植太恐恐然惟懼有愧於平日之所誦讀益亦已艱矣古人云衆人之容易乃志士之所難此唯可爲知者道也其他又不能盡述足下察之牾語未涯臨啓惆悃

與余子雍

癸丑殿試錄奉覽就中若第一篇策婉轉紆徐條理脉

絡明朗通貫而忠愛無已之情愈發愈懇可謂得告君之體前所議劉賁爲浚恒之凶固是然一切漫應恐益未可所貴切而不訐婉而中乃爲妙耳此在吾兄必已素蓄僕何容贅然朋友勸勉不憚其過雖或多言亦未爲辭費也乎居讀前言感世事若恐不得陳

丹陛下得陳矣又不克盡言言而或不當是誰之責歟古之愛君者將赴講筵則夙戒此不惟以培對上之誠而程子所謂恐誠意不積無以感動天意者亦實在此矧乎生廿餘載之志今乃獲遂周百年一日也不宜使有後悔目下人事未甚殷望且靜養數日以紬繹平日

之所欲言幸甚此非爲取高第計顧其道當然耳特知已不恥多喋宂之

與余太史

兄近來作何工夫人事已少閒否閒中默自點檢往往泚顙朝夕兢惕欲聞一益言而不可得恐遂無復樹立淪落天地間且當柰何吾兄亦頗曾念及此等否今日之事所失惟應元忠最善箴誨思其人若不克見欲去訪之恐勢有所未能不知城中有人往來僊居無也不然亦欲遣一使通問惟兄千萬圖之

與子華

徐亡先生志銘謹依尊兄行狀具稿請教此老平生遠離世俗臨文不敢不竭其愚第恐蒙劣不能鋪揚幸兄詳觀刪改之毋讓向承面諭皇極經世對稱人中未盡鄙見今敢試言之竊意邵子於易數範圍天地萬物程子猶不之取若兄所究乃區區人身禍福吉凶又邵子所恥言者耳君子去身應物自有法度纖毫不盡不可不勉若夫在天而不專於我者何不任其自然如程子曰乾處乾之類豈不光明自在何事乃為星曆子平家所為耶正使明之於心亦當解脫勿使綴情况欲屑屑

焉求而知之則兄平昔慷慨灑落之意今竟何在哉眞西山一問前程事榻慈湖以爲富貴之心未忘西山愧恨終身至不敢銘慈湖之墓豈以兄高識遠意乃學爲方術士邪望兄只以易理玩味涵詠使知見益精充養益精用於天下可以沛然傑當時之請教若吉凶禍福之類昔人所謂圖帝之命者則非所愿聞也恃愛敢布區區未審高明以爲何如

寄李喬潴

杜門玩易漸成嬾病每欲覲省怕入市城不能果雨樓寂寂馳企可言屢勤下問伏增感激月蝕之作何忝盧

幹竒受教多矣愧莫能報也年紀四十髮已種種坐數
逝哭流汗洽背顧緒平時屢見爲名山之藏之叢撰石
遼豕當如識者何辱知愛聊一言之慎毋令他人哂也
不具

寄喬渚

即日未審台候如何不勝瞻想伏惟執事俯海陬之荒
陋傷女嬃之嬋媛諒不能無悒悒然樂天安土高明必
有以處此者專竟莪問幸爲時加珍嵩萬向與黃誠甫
家部游阿育王寺因登鄮峰湖海在望翹如也撫勝地
而思勝人惜未攀從者一偕行耳凡目杜門荒鄙馳心

翰如極欲趨侍而榜舟之人柰何因竊念尸祿十五年一日歸田輒不免營營爲救水計力不少暇直成猥俗可笑也春瀆小卷誠願得高作矜式且求爲江山重鎮倘即揮賜感幸如何不宣

又

辱專使手翰兼賜以絲欄古香箋牋珍感珍感管書短思空負陟發當如伊于何耶欲再賜勗勵愛極分不肯何以堪之月偏猶重望非僅天下下情所安願少康道軀容日趨進聽教也肅萬萬祈照不具

復翁渚

比歲此掌無有天台之行也〻尚執筆增悵惘忽讀手書不覺悒悒與開數人情世事至于今日固已無可言者然苛愚懷猶望執事以竟得抱以需大用竊見明道先生作簿時遊山有猶勝迷罪對俗人之句則大賢嘗不免矣易以涉事為不害以不事王侯為高尚然古之聖賢常必汲汲皇皇不忍一日忘者固天性之義亦欲推有餘濟不足以副天之生我與命我者之意況茲更化之餘公道漸明令聞令望如先生豈久居人下者哉庸夫俗子挾片聖聲勢恣睢吾前曾何足以舒吾一嘯而遽悒悒邪韓歐氏仕終其身文亦傳世不必屏身

林壑然後可以爲不朽圖也挑挑乎仕優之際出其緒餘人自珍襲矣幸少自賞姑預試三斗釅醋於斥鹵之鄉殆亦天意之有在哉苟不肯辱愛厚懃汗感激無以爲喻使求去甚疾草草布復不能盡

跋嵩渚

高作乃魏晉人風格何幸於今日見之又何幸斯山之遭之也雖然亦更有感矣自有遺賞以來幾億年而未或有品題之者其地僻也今也因幸其遇亦安得不惜其晚邪方其蒙宋帝時已有自惜其欠悔無聞之意然不過得御書四字而已使四方之人皆得以神游雪

山雄奇瑰秀森焉如在目睫間者其在茲文哉其在茲文哉奇不勝歎羨輒亦忘其蹇劣吹韻得十餘自累日客至未能盡和也少間尚當萃小卷請教即之忍聞楚玫瑟溪將遂有事于杭州兩月之別不及相送悵惘悵惘所欲言固多書不能盡

與貳守嵩渚

領教知爲民之切無如執事者下車未幾而頌聲交作有由然也昨暮里隣忽鮮告於生謂十四年停徵三分秋稅分守公欲盡徵之此粮既停徵適春首即傳有赦民多捱延不納今必徵之恐有不能堪者民爲邦本財

爲民心民心天命違於上下完勘合千件不如措催升一分調護上下之間全天子大信而慰小民之私執事必有以處此矣里隣欲生告分守公固辭不獲敢以私於執事幸亮其無他也

賀松皐太宰

日得邸報聞　秩滿再考

榮轉太子太傅不勝慶忭者伏以

龍顏動喜銓衡奏六載之功

鶴禁生輝德義協萬邦之慶壽貞平格

寵渥仁良恭惟

老先生閣下胥括蘿圖物歸氷鑑超尋古誼恒勤繼日
之思力邁昔趨丕贊
撫辰之治善類出之扶植
國脉賴以封培盖希姬轍以追蹤而陋山公於不齒者
也是以
天心純祐
帝德恍恂綏介福以長年陟崇階而承
眷名完迪哲人服勞謙家穀翁赫以彌昌
先烈嘘揚而日盛孤寒亟倚率土同歆某门匪乘蜓性
絘迂懶昔也承耳提於接席

德教難忘今茲覽　臆說於殊方　道心如見聞

綸而欣踊躍　高風以瞻依謹具菲儀遥將芹曝伏惟

台慈鑒念不備

復介溪宗伯

二十一日春峯呂安來拜手教之辱且蒙不鄙委以先公神道碑銘錫之腆辭深惟荒劣曷克仰承極知誤愛忘其固陋而古安復備道執事眷注之篤與〻〻推愛之誠感激悚怍夫何可言曩者輒恃疇昔妄有評議固未敢自以為是又恐左右者或泄此語徒以招尤頗用耿耿而手教寵答遂將誘之以掖其成且按劍之喻正惟

先得我心可勝虔佩虔佩復蒙不自珍惜賜以鉅帙伏念涼德薄緣璁隔名碩勳蹈十稔欲幸而竊一字之益不可得而一旦乃舉數十年之作全而畀之譬如珠林寶匱遠在千里可聞而不可見乃忽盡徙而置之目前而恣其所取其爲快幸又庸詎有量乎因吉安便便先此奉謝所命碑文容別具草以求是正病瘧新愈布悰不恭統惟台亮不備

又

邦奇以天性愚拙在侍三十年拱受僭罔不朽正瞻諫聞忽使至伏蒙垂賜尊作未及啓函不勝驚喜既而雖

韻數過如羈雖氷鑿驕龍詠其碧虛尚填星辰錯綜如中躔度不違絲渠而壁月銀潢流布輝映乎其間環視朗然歷歷不隱而推測無涯文之盛於斯乎極不肖一日得此感深欲涕謹焚香宣誦先祠以慰亡靈且百世子孫永席華重幸何可言感何可言末用復蒙璧還不勝瓶汗白川周公人回匆匆布狀候使行中謝不宣

復翟渭崖

昨承教幸甚天下事不可不深長思也漢之所以輕絕人國勢也其深意微權誠有如高明所云 有高帝得天下既大封同姓又大封功臣當時王侯咸得臣其所食

之民天子爲之置相理民事相與牛等而王侯之佚若勢加於守數等不啻也其妨政虐民誰能禦之漢之所以輕絕其世也今之列侯惟祿食奉養又皆待給於有司較之前代惟得衣食租稅者又復不侔矣

聖祖之制可謂至精密矣今凡始封之臣尚有功德於國家者一切保全其子孫毋使厚德掩息遂東存章以培植太和猶爲美事至於稽功考世亦自有說我

朝開國功臣不必復議

太宗翊運定鼎燕都所逮或屬功亦甚偉于時奔奏先後功多可録自宣德而下間有幸得者似宜別論但須

乘機候問不必急遽以驚動脩慝之觀聽也管見如斯敢敬質乎左右亦因以謝
敎焉何如

答張淨峰巡撫

僕久企
高望而閒
緒論於鄉之諸生冗俗未及通問
左右恒以為歉忽枉手教乃不見鄙棄似將引掖而登之大方自揆迂陋感幸可言既辱大君子垂念成不必發愚衷以為承教之地蓋曾子傳聖學之宗在大學一書其書格物致知之傳雖亡然猶見於釋止至善之章其為知為行語脉粲然可見也後學曾不尋繹肆

以其粗心淺識而爲之說聞者不察靡然從之而天下
無理學易曰貞其正也又曰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記曰
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周子曰至正而明達周程子沒說
者以大學正心功次混同於脩身齊家而天下無心學
邦竒自幼參考五經及求身心之微積三十餘年而後
自信不惑然而言歛既久不敢輕與人論者未遇其人
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明道則謂後世學者不
及春秋之時必待憤悱而後發則所及者無幾矣愚以
爲不然施教於無益即訖所謂辭費則者猶不以其矢
費而况於言乎江右大藩素稱難治以　執事撫之所

被則多矣自是晉紳樞衡使斯道大行於今日是所望也便中更祈有以教之不悉

又寄張淨峰

僕爲憤悱之論者傳曰言爲亂階又曰亂世則言有枝葉盒門戶一大爭辯四起流毒縉紳禍敗國家率由於是洛蜀分黨伊川不能無過也微哉微哉且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今求不失言而又不失人也其終日緘默不知老之將至也亦何恠乎其然也微　執事又何以發予之狂言

答唐荆川

養翁价至拜手教清既兼聞鄉居甚適且敬繹教旨知精探完養日造高明進將淑世退足範俗感激欣企莫以爲喻有欲無欲之論正周子得傳心之法者在此但欲根絲忽不盡決不能棲心虛寂苟至乎虛寂又何欲根之有王樗菴知其賢忽忽別去薛稽勳亦素知之冗中未獲詳叩所蘊所諭彰善癉惡信今日要務而愧未之能也養翁乞休甚善顧不能不爲天下慨方其起用僕親見人情翕然至爲之歸重銓部使今日稍復遷陟豈不足以消貪競勵廉節乃癉彰之大端也哉萬一遂今得請則雖竭力於杪末其如大勢何正其本萬事理

惟得其樞要而執之而於天下直運之掌也淡谷遂不相聞念菴聞方聚徒講學學術關生民之命毫髮不容少忽要之孔門教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自中人而上都立脚得定後世高談欺人中人無所持循不如勿講念菴高明然事當爲天地立心何可輕也臨書不勝馳情不能盡

又

令之講學者至於狎侮天地如秤停羲農以下諸大聖人分兩輕重之類開闢以來未有無忌憚若此者也遂使先農八佾先師六佾節用愛人舉直錯枉等語棄置

如糠粃誰則爲之蓋一時强其躁誕以快其忿已欺人之私而不知其爲生民害遂至於此也高明察之勿露

上整菴先生

俗冗久違問候嚮仰之誠未始不拳拳朝夕也近日陸子淵來出示續困知記齋誦累日恍若摳趨席隅承謦欬焉幸甚幸甚續五百年之遺緒以袪今之昏惑吾翁之學雖未究設施而所以開來學者功則鉅矣人心道心之訓大學正心與中庸未發之中合一之旨欲字與喜怒哀樂並列爲情之說皆前賢所未發又如程子朱子不同之疑則固超悟獨得而未易與瑣瑣者論也

胡敬齋終身力學第恐嫌跡於佛乃不敢以進新得法
爲得道其不爲佛所哄幾希矣　老先生闢佛甚嚴而
於此則渙然不疑黃面老豈能不心服某愚陋遵教日
久然猶仰止高山不敢荒怠每讀書有得輒自筆記以
備遺忘如大學正心之說尋繹體認於身心性情幾三
十年乃克自信然未嘗敢與人言今讀　老先生書則
知已先得我心之同然欣懌之深乃至不知手舞足蹈
也朱子一生病痛在分析理氣只爲尊信橫渠太過橫
渠病源於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見之溫舉世無議之
者而　老先生獨以爲非則得程氏之心傳非　老先

生其誰哉夫理氣分析斷過則其流弊至以氣强理弱至以神爲形而下者胡敬齋徇之至以氣能妙理直是顛倒說了豈非所謂毫釐之差者耶悲夫悲夫令器尊兄歸覲恨不及偕謹以所錄管見三冊馳上請教倘沐不終棄焉感佩容有旣哉臨啓不勝依依伏惟爲世道宗護不能悉

復松臯

承示書二冊爲之敬讀一過其警策語固多領於入步處會不實究其端的而肆爲高論豈止毫釐之差而已哉且不慮而得者爲良知乃欲不復考索而直以致之

則是不思而得人人皆可能之而生知安行之聖皆接跡於天下矣此正其敢於自信居之不疑而徒取在我必聞以自為得計者豈真有志於學哉有志於學者嘗如遠方之人欲至京師必求起於何處經歷何處舟車跋涉之方而實至之若漫言京華之美麗以誇於人人而不自顧其目曾未見身且在遐僻也卒何益哉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曰遜志曰時敏曰允懷論小心精實乃如此今世粗心暴氣視古人何嘗欲鑿則其語言所警策適足以重塗生民之耳目耳豈不悲夫聞達之分孔子既預言之今亦不必復辨特知愛敢私布之

與毛東塘大司馬

近聞虜不自量輒妄生心伏唯神用加勞遥瞻惶仄奉檄以來日夜圖揆期效絲毫但南人選愞且久不習兵忽令即危人人惴恐多方招諭優厚賙給始稍稍有應者今已得五十餘人選差勤謹官員押發然南方上品未足以當北土中才殆盡此心焉耳竊復念今日本兵以老先生握之區區小醜乃敢復覦其故有在生居京時嘗聞軍士得一首級歷詰諸將門而不見收錄至鬻其兒女猶不獲登籍以至憤恚自刎不知今日此風已少革去否乎愚以爲今天下事若不大弛文法重閫外

之權而於血脈機括處一大振作之雖子房運籌太公秉旄吾見其無益也仰恃知愛略陳狂瞽臨書無任拳拳

答徐養齋

諭及唐荆川遇拂意事或時怒而不回仰見執事好善惜才至意愚謂孔門才賢七十惟顏子得聞爲邦以其能克已不遷怒也荆公害盡百姓只爲不能克已消除意氣耳高明如荆川愚所以望之不淺在今日正好遜志學古以需大用執事會間想箴益之莊衢平日甚有志昨得其所爲六書精蘊見其於格字下註以萬物皆

備於我只正物而萬物之理不究而自明審若是則又何必於六書字義精究到此耶聰明人狃於時說自謟於日用不知而莫之覺也豈不可惜不肖近年雖擾擾塵俗然此心不敢外馳察言觀色無在而非學問以此頗覺有進大抵虛心平氣則日益矜能自多則日損也特知愛言之

答勉翁老先生

生無似蚤藉蓬麻久叨蠅驥今以私願情迫自致睽離乃蒙不鄙迂庸慰諭諄勤於千墨恐遺對菲吹噓上達乎　宸聰觴行玉樹之林情溢陽春之句　錫之腆幣

推及慈闈　高懷萱後世情　隆禮眞超古誼且方夙
夜服勞於　黼衮而猶慇懃篤愛於綈袍自昔所難於
今獨見邦奇有懷感激彌切祇依顧何德以稱緇衣愧
無階而承　赤舄茲者南征在即叅侍何時矯首台顏
曷勝瞻戀

答謝葉三岡賀壽佳句

邦奇樗朽之質深愧長年桑蓬之期空勤遠役乃勞手
書過獎佳句虛褒五月寒光皭驪珠之映骨九霄殊綵
覩鳳羽之來儀歡洽庭幃祥生堂戶蓋大德不遺於非
封而高材卒克乎梁棟焚香展墨曷勝倚玉之情對客

題緘莫罄南金之報邦奇無任感激惶仄之至謹啓

答陳方伯

執事厚洽渊中數年善政善教士民咸知感頌生雖蒙不敢謂不知也然迂不能具片楮用修敬于　左右非慢　公也恐細人者因而有所請求或祇爲高明累耳屢聞榮轉實協輿情東省凋殘已甚旬宣之下枯瘵蘇腴良足欣慶顧不肖一官十有三年僅得一轉求去未遂猶玷班行乃勤獎教賀儀豈勝感愧佇迺力疾具謝伏惟尊照未悉企懷

答王同埜

久不得音問馳想彌深忽拜手書佳帙八一辱千里如面幸慰幸慰且詞旨激烈慨然有雄視千古之意當波頹風靡之日讀之如披雲霧而覩青天欣敬何可言然道大如天而推行在跬步之下衽席之間但於日用事物持敬而行遜志而習使行之必著習矣必察久久融貫自於天命人心之微洞然不疑夫然後圖事揆物曠無滯礙而於道也庶幾矣不然無得於心徒任意氣非不足以矯世厲俗然於道猶遠何也意氣正所以病道也孔門人才三千而顏子獨聞為邦為其力能克己己正意氣之謂也顏子明睿而精純從博文約禮着實用工

夫過來所以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所謂力能克
巳直是他德性上見得徹養得深盖不力之力也若以
意氣爲力俄頃而索矣何足以云力耶厚命堂記俟少
間寄奉儗比若塵冗然此心不怠稍覺有進第非楮筆
所能盡耳亮之亮之

與温江學邵繼愚秀才

向得書知用意之厚深嗟嘆以爲不易得但所稱大功
廢業未必盡廢九月也亦謂夫始喪時耳今既數月矣
尚未可離次乎且晦翁居毋喪實定家禮語不云疾固
也聖賢亦何嘗若是固耶士所樂乎天下者人有善取

諸巳巳有善與諸人若夫自執所見沾沾焉遂以爲有餘而視天下若無足與者皆私也私則處一身而不足公則溥天下而有餘此在明者自揆於隱微未易以口舌盡也古之人求師問友不遠千里至礱厓以行聖如舜如仲尼猶且好問無常師吾輩宜如何學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子之守誠毅矣庶幾一來將有以弘吾子者

復高生

離蜀三歲來每思故游一爲凄然如吾公敬固常在心目也去春覽薦錄知得士甚盛而公敬復在甄選允協

所期遂有不躁之喜第疎才薄祐弗得久於周旋時更悵悵耳適辱令兄先生分竹陋邦已慰閭郡雲霓之望而區區又枉推愛旆承足下書儀遂及棣萼春輝照映敝屋且萬里外日所馳情而通問未由者一旦爲通家焉欣幸又不可言邦奇家居侍奉甚樂第歲月如流德弗加益每用惕若耳膳部家叔人行匆遽遣此不盡不盡

答東沙叔柬

每見詞翰精進竊窺大志之勇以爲移此心也以從事乎道何所不至忽拜手書云近得薛河東錄方脫畧詞

摯敦務本實則爲之躍然喜不自勝此宇宙內第一事有志焉者不知幾百年一見其人而今乃遇諸宗門之內其為慶幸詎有量耶春間作中庸傳發揮二十餘年管見近始就稿朝夕用自箴切以警惰慢之人繕寫未及請正也不勝企想之至北行尚餘殘暑萬望加珍是慰便中幸有以教之

答唐子中

辱使遠問極慰馳想且數月內兩枉厚儀過矣過矣別久不能復知淺深禮德未至之諭固有德者之言也可量欣敬大抵滋民爲政苟篤於敬即精神所被不怒而

威矣所謂優於天下况千室之邑乎雖然一邑亦天下也不可以異觀也邪竒自少讀大學正心章章句謂用之所行失其正終與本文文義不類近歲實以此心體驗始悟正字即易直其正也之正本文不須更添一字註解直是明白洒落不知足下以爲何如二傳之人纔寫秋涼求商確也然中庸要旨只是敬以直内以達于上下渣滓旣化六合内清虚粲爛皆此心體用也蓋不過以大學誠正兩字反覆叮嚀之耳今恐多言害道正犯的然日亡之戒故未敢以輕示人也恃雅愛畧此代面語溽暑千萬保嗇

答陳惟達

示及佳作極見通家之誼連篇婉順溫醇深得時文之體讀之使人喜敬兼集今獨於升卦一篇添而或字餘不能贊一辭也未發論似不能及蓋玩理未熟猶少洒然之趣夫人心體本靜而常失之動東馳西逐莫非偏倚無事時先已著物則心亦一物也焉能物物故欲人驗未發以前氣象求其虛明純一者而固守之胡思亂想一毫不萌則所謂中者在是而天下之大本立矣此須反求諸心如何是偏如何是倚如何是中着實體驗則天地之氣象在我萬事萬化於是焉出於時文乎何

有辱下問不敢不盡其愚千萬亮之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一